

两性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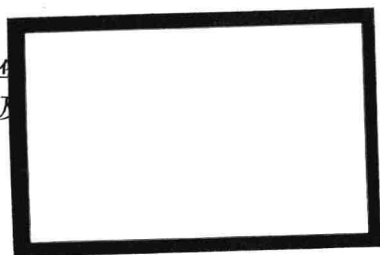
浪漫篇

奔跑
女人的独白
成的“情书”
封面人物
艾敬
今生不做老板妻
三人同行黄泉路
名人说梦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两性
世界

浪漫篇

主编：杨华
沈丹



学苑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1 号

两性世界丛书——浪漫篇

主 编: 杨华渝 沈及明

责任编辑: 辛 言

美术编辑: 洲 楠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 33 号

印 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中国青少年读物发行总公司

开 本: 850×1168

印 张: 4

印 数: 1—25,000 册

版 次: 199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77-0516-1 / G · 221

定 价: 3.40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古 希腊阿波罗神庙镌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人类男女两性的繁衍，生息，本是既普通又自然的事，可是你认识你自己和异性生理与心理的奥秘吗？人生历程中——从生命的形成，到青春期生理上的发育；由朦胧的少男少女，到进入骚动的青春时期；由情窦初开进而坠入爱河荡起热恋的小舟；从初婚蜜月的浪漫季节，直到家庭扬起生活的风帆，驶向黄昏夕阳的晚景——你了解男女之间的情爱、性爱、如何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么？你想探索男女在心理、生理、性爱的感情世界嬗变中，该如何走出苦闷、孤独、惆怅、彷徨么……

《两性世界》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问世的，她将以丰富的内容、浓郁的情趣、新颖的格调，为您提供有关男女心理和生理的知识，揭示两性世界的奥秘，剖析两性世界的许多社会现象，给人以启迪，为您的感情增添更多的风姿和魅力，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满和谐。

《两性世界》是男人和女人必读的好书。

写在卷首



目 录

●写在卷首

●浪漫心声

- 7 海之恋 姜冰冰
12 再婚女人的独白 常青
17 爱在瞬间 高加索

●永恒话题

- 20 婚外恋 第三者 性爱观念变化 方萌
28 爱情及其悲剧 许又新
34 是你的，最终会属于你——陈永妍对体操王子李宁说 杨琳
38 走出神的伊甸园 唐元恺 姚青

●情窦初开

- 42 十块胶布粘的“情书” 铁子

●校园绿荫

- 46 大学生恋爱热 霄亮

●梦幻之乡

- 53 我的“家”在哪里？ 冰心
55 暮年无梦 叶楠
58 别人的梦 李国文
61 女人梦呓 燕燕
64 说梦 杨桦

●人在旅途

- 68 滴血的过错 张丽

●寂寞沙龙

74 走出孤独 汪国真

76 无处可逃 何志云

●我真想说

80 今生不做老板妻 晓渡

●难咽苦果

86 三人同行黄泉路 田浩

●阴差阳错

90 变态人的苦恼 王小璋

●鉴赏分析

95 私奔——痴情男女的最后抉择 吴楚

●知识长廊

98 妇女的心理特征 翟书涛

●封面人物

108 艾敬——感觉流浪的蓝调民谣 罗克

●专题讲座

112 青少年交友与恋爱婚姻的关系 曾文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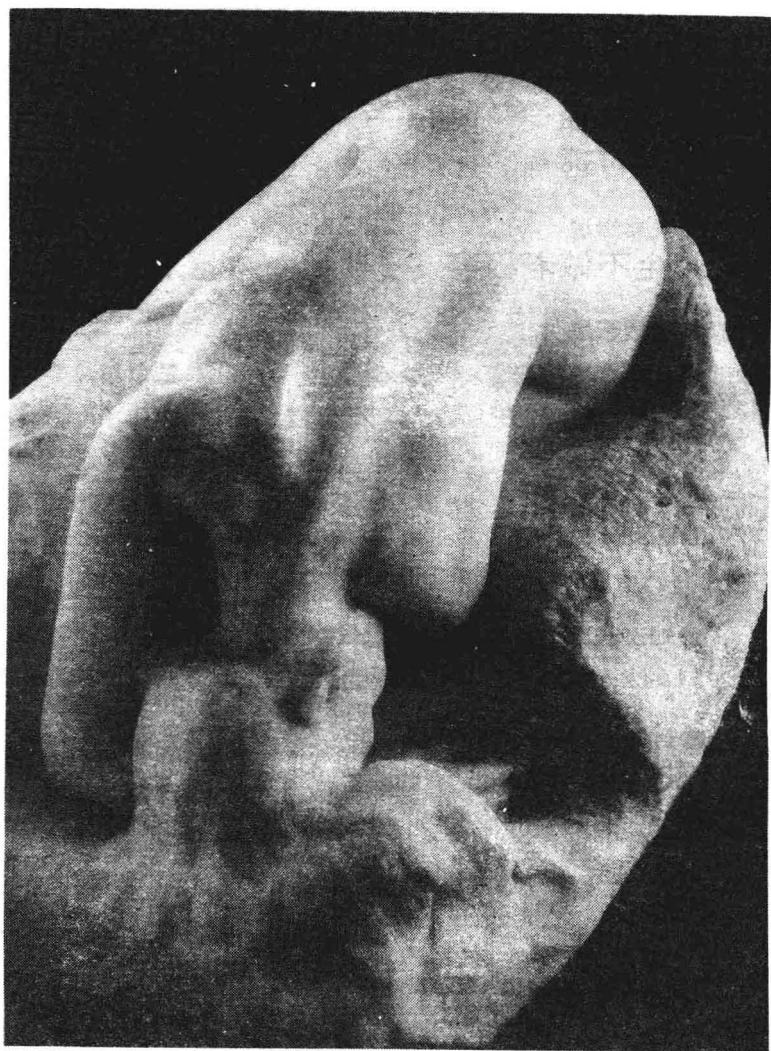
●文摘荟萃

120 人造泪 琦君

123 男儿有泪亦需弹 小言

124 悄悄话 肖黎

127 人体美 孙嘉祥、王璐



达娜哀

姜冰冰

海之恋

对于一个时常不能亲近海的女子，
海永远是完美的幻象，不醒的梦。
她把初恋最美好的情感融化在海水中。

一直 生长在干燥孤寂
的北方，对于海
的渴念向往如同一只狐狸幻想着甜美的葡萄，十足是“一旦拥有别无所求”的偏执。记忆中烙印着每一个关于海的故事：海里诞生的维纳斯，海的女儿小人鱼，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及至见过了海，却不禁可怜起生活在海边的人，就象吃到了葡萄的狐狸可怜那些守着葡萄园的狐狸，不知道它们还有什么憧憬。对于一个时常不能亲近海的女子，海永远是完美的幻象，一个不醒的梦。

冬日的一天中午，我漫步在白皑皑的雪中，忽然飘来一片凄哀柔婉的歌声，那仿佛是一群忧伤的水妖在回忆一桩飘渺而短暂的恋情：“……啊睡梦成真，转身浪影汹涌没红尘，残留水纹、空留遗恨。愿只愿他生，昨日的身影能相随，永生永世不离分……”

那首歌使我想起阿杰，海边的阿杰。

认识阿杰并不在海边，那时候他在北京读大学。大二那年的圣诞夜，从不跳舞的我却倡议同屋的人一起去狂欢。她

们赞赏地调侃我后来居上的豪气，却并不知晓我心中的怨气：那个我最看重的人昨夜通宵达旦泡在舞场。

到了那个灯影交织、笑语喧哗的所在我才觉困窘。冷冷地站在一旁对场中旋舞的同伴作壁上观。一个瘦高的身影朝这边的角落走来，我惊慌却退避不及。我们勉强跳了一曲，不时同旁边一对对疯转的舞伴摩肩接踵。我生怕浪费他的兴致，于是说谢谢你请我跳。他却并不去邀旁的女生。然后我们谈天，知道了他叫阿杰，比我高一年级，在附近的另一所大学读书。我们淡淡地闲聊，偶而跳一支舞。他的手微微颤抖，我想那是因为跳得太差的缘故。

新学期的第一天我接到了阿杰的信。读了半天仍不明就里。再一看日期，我呆住了。信是一月里写的，搁在信箱里整整一个寒假。阿杰信上说春节他不回家了，只望我能去学校看看他。我忽然闯了大祸似的一连几天坐立不安闷闷不乐，那时候已经心有所属的对爱虔诚到以为被别的人喜欢都是罪过。于是我回阿杰八个大字：我不相信一见钟情。

五月阿杰写来第二封信，

说前一段一直病着现在好了，他心里早有预感，知道会被拒绝的。信里夹了一张电影票，他诚心地请我看一部叫《中途岛之战》的片子。以后几乎每周我都会收到一张电影票，虽然我一次也不曾去。我不允许自己为了一部无论怎样精彩辉煌的奥斯卡名片损害一丝初恋的美好感觉。那时候，初恋就象生存在真空里的婴儿，纯洁无瑕却脆弱无比。

一直到了冬天，阿杰不再寄电影票来。最初的一段我竟然感到失落，仿佛丢了一件寻常见惯的随身爱物。有一日我上街买书，那天下着少有的大雪。我从一个正在收摊的男人手里买下《一个女人——卡米尔·克洛岱尔》，准备回去。前面远远走来一群男生，漫天的雪中我认出其中那个披着军大衣的人居然是阿杰。

他高兴地笑了，好象我们之间从没有任何芥蒂尴尬。一时间我倒像欠了他什么似地惭愧起来。

我们在拥挤的学生食堂买了饭菜，阿杰从别人那儿借过一把饭勺。走到宿舍门前发觉忘了带钥匙，阿杰熟练地将饭勺的长柄插进门缝轻轻一拨，

门就开了。我大笑。

送我上车的时候阿杰说：“你去过南方吗？”我说：“北京是我到过的最南方了。”他又问：“你见过海吗？”我说：“见过北方的海，在大连。”他沉默。我想起了守着葡萄园的狐狸，于是问阿杰，阿杰说：“是啊，我天天看见海，那时候我最想看到的，说出来你会笑，是——雪。来北京之前我没有真正见过雪。”我迷惑，却又不知为何心中怅然。

阿杰又找过我，每次谈及爱，我们都感觉艰涩难堪。我当时的那副嘴脸大概象老师对待犯规的学生一样凶神恶煞，我依然固守着已经残缺的初恋。我知道阿杰无辜，心里却莫名地恨他的这份痴狂。

如此这般几回终于僵了。第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眼看到了熄灯的时辰，我披着一头湿发从水房出来，冷不防看见宿舍门前站着阿杰。他哑哑地说：“我明天毕业离校，能同你聊聊吗？”我愕然。

我们先在阳台站了一会儿。明月如霜，好风如水。阿杰要回到海边的家乡去了，那儿有一个不好也不坏的职位等着他。然后我们在校园里散步，走

到食堂门前，阿杰说记得两年前的圣诞夜吗？我无声地苦笑，为那天愚蠢的所谓“报复”引来的又一场孽缘牵累了阿杰。

将近子夜，我们在校门前的花坛边停住，许久无话。白天娇艳的红玫瑰此时在昏黄路灯下却仿佛褪色的彩纸扎就一般恶俗不堪。我说：“只有那枝白的倒还是白的。”阿杰忽然轻捷地俯下身将那枝白花摘了下来。“小心扎手。”我说。“手上流血并不痛，心里流血才是真痛，对吗？”这一句好像同时说到了两个人的痛处，我们都黯然。

走出校门的一霎阿杰回过头来，我惊异于那张脸的惨白。这时候路灯忽然熄了，夏夜的天籁在耳畔轰鸣起来。我心神恍惚握着那枝有刺的花觉得一阵凉意，我想大概是头发没有干透。昏昏沉沉走向宿舍，找一个洗发香波的空瓶装满了水，我发觉手指划破了，花茎上边沾了红色，不知是谁的血。

以后的那几天，花枝上的蓓蕾每天开一朵，总共开了七天。

一年以后我结束了学业也结束了旷日已久的初恋。我不知自己何以有那样深切的梦尽

花落之感。那一段除了向知心好友叙说对象牙塔的留恋不舍就是描述那场失败的爱情。在被问起“有没有别人曾经让你动心”的时候，我总是不断摇头，眼前却浮现着阿杰的影子。我曾经想过如果阿杰在别的时候出现，一切也许是另一种情形。但是……

再见到阿杰已是三年以后。在这之前，我们只在每年的圣诞节寄一张贺卡互报平安。

终于来到那扇陌生的门前。站了半晌又跑到旁边一户去问隔壁的那家是不是姓陈，是不是有个叫阿杰的男孩子。

门开了，是一张酷似阿杰的脸。他说哥哥在家，请我稍等。我立在屋子中间，暗笑自己荒唐。阿杰从阁楼上下来了，大梦初醒的样子：“怎么是你？”……“怎么不是？”我笑着挽他的手走出门去。

向晚的熏风里我们站在南普陀寺外的一棵木棉树下听断断续续飘来的晚经。空灵无物却包罗万象，而在一派庄严宁和之间却分明辨出一声无奈的长叹：“有情无缘吆，相见也是枉然……”朵朵木棉花在残阳下竟映出那样惨烈的血红，让人想起那枝白玫瑰和枝上的血

痕。

天黑下来，歌声人语在海面上浮动。渡船驶向鼓浪屿，我恍然置身于海市蜃楼的浮华意象。我们站在海边，正是涨潮时分。

海水一浪逐着一浪迅疾涌来，撞在礁石上发出轰然巨响。潮水的边缘镶着一道美而炫目的磷光，如无数条金甲玉鳞的龙，任意而绝望地向岩边奔涌，瞬间归于寂灭，留下一层细碎的泡沫。阿杰说他从来没见过海上有这样的磷火。而我惊诧于这番凄美壮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海水打湿了我们，我们往人声嘈杂的地方走，沙滩上落脚处有斑驳的光点闪耀，仿佛流萤的微光。

又一个涨潮的日子，我临行的前夜。海滩上有许多学生坐在石凳上高谈阔论挥洒豪情，石桌上燃着蜡烛。想必那是些在海边住久了的人习惯了海便以为单调，需额外添些韵致罢。而这样的风雅浪漫在我眼中却觉矫情过份，对于我，能每天看见这片广水，就已经是豪华奢侈。

我们坐在沙上，磷火闪烁，裹着亮边的潮水不息地前涌，

仿佛冒死赴约情人，倔强而徒劳地张着怀抱。

“真像是梦啊，在梦里都没见过这么美的海。”我轻叹。

“其实只要你想，你可以每天都见到。”

我摇头：“太美好的人和事，我是不忍心去爱去拥有的。”

“怎么讲？”

“爱看来是相互给予，事实上也是相互剥夺，我已经欠了你那么多。我还怕太寻常习惯了，也需要燃起蜡烛增添情致。那倒不如离得远些，就像你想着北方的雪，我想着南方的海一样。”

第二天那个湿热的下午，船泊在岸边，晚点两小时启航。我在船上，阿杰在船下。我们就那样无可奈何地对望着。我终于忍不住流泪，这一刻我相信

了一个曾经以为荒谬的传说：海水之所以咸涩是因为融进了人的眼泪。

船启锚了，眼前那道窄窄的水面渐渐宽起来，深渊似地裂开……

夜已降临，我依在船舷边，天空下着雨，雨点在灿亮的灯光下，晶莹圆润，像是无数颗星直落下来。

现在是隆冬，我安身立命的北方却没有雪。南方的海上还有没有转瞬即逝的磷火与浪花？那都是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吧。美得飘渺，美得短暂。天上的雨，地上的雪，海中的浪，眼中的泪。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轮回。我只清楚，在凋残枯冷之中，我心中的那片海依然是永远的幻像，一个不醒的梦。



再婚女人的独白

爱是互相给予，爱也是互相剥夺；

爱是一种信念，爱也是一种历史。

——这是一位少妇获得了第二次幸福的婚姻后的倾诉。

爱是一支经久不衰的曲儿，你唱着唱着会犯困会流泪，满目的五彩缤纷，最后是一个梦。

有多少爱，就会有多少期待。

有多少期待，也会有多少失落。

我到了成熟的年龄，方知自己喜欢一个成熟的男人，并不依赖他，却欣赏他。

我是个很自私的人

自私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挺喜欢看别的男人

做些什么，但要我的先生也去看看别的女人去做些什么，我就会怒火万丈，这一天都不能使他痛快。我也是个大事上自私小事上不自私的人，第一次婚姻破裂，我曾苦苦抱怨自己宠坏了男人。

香港的女人比大陆的女人聪明，她们对先生抱一种“吃定他消遣他”的姿态，而我们大陆的男人既不能吃定也无法消遣，都那么一丁点工资，都那么一种活法，紧巴巴的，哪能经得住消遣，经得住吃。能找一个“读不厌又耐读又属私人书柜”

的男人是很难，而找一个好女人呢？恐怕也难，不是狭隘夹杂着善良，便是善良得没了主心骨，令人难过。

好女人相信爱她的男人除自己外无所爱，好男人相信自己的女人头一条便是“我的女人”。其实，感情压根不是签了字的支票，把握是没有的，入不敷出也是不可能的，还应该经经济济的约束自己，经经济济的盘算自己，谁也不能靠在谁身上，靠一分钟两分钟尚可，靠久了，腻不腻？谁也不喜欢只吃一样菜，感情是不是也如此？丈夫一朝另有所恋，妻子哭天喊地上吊自杀何苦何苦？当初爱你是真，不爱你也是真，用此一时情感解释彼一时情感永远不通。

女人很辛苦

我妈妈的妈妈就曾经历了爱的悲剧，而我的妈妈也曾因过份的辛劳夭折了爱情，死把一切的爱都拿去时，你还怎样爱？于是乎我想到女人本不必去太高标准要求自已，家庭中你不过是一小小的一份子，能干多少干多少要求不必太高。我接受了两代人的教训，绝不当贤妻良

母的典范，唯有平等待人，待丈夫，待儿女，包括平等地待你自己。

我先生总想使我相信除我之外他再不会爱上别的女性，我总不信。世界之大，你怎敢说除你之外再没有适合的人？适合毕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我在写作时，也会忘了他。如果他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一会儿盘子响，一会儿碟子晃，一会儿他要去照镜子，他照镜子的频率要高过我，再一会他会把纸张哗啦啦地翻的一阵响，我就想，如果公主坟上的广告牌是“出租丈夫”，我准会把他出租上三两个月，到我写完什么东西时为止，只可惜这项“业务”只能想想。

下辈子找谁

桥芳是我的先生，他明明是男人却有个女人名，我明明是女人却有个男人名，我平时称他“桥”。桥先生问我：“你要是下辈子找人会找我吗？”说完，他斜了头，一双开缝挺大的双眼皮瞄着我，似乎很得意。

我不加思索，“下辈子头一个找你也准得离！”

事情也就这么怪，头一次

婚姻真很难说非常合适，合适就是和谐，像找准了尺码的鞋子，穿着合脚舒适，这滋味只有自己的脚趾头知道。

听了我的回答，桥脸上闪出失望，那表情明显地让人不愿多看。

“下辈子，假如还有来世，亲爱的，我还是找你。”我学了白朗宁夫人诗中的语言，直哄得我先生笑逐颜开，其实谁也没有来世，只不过男人也喜欢女人的诺言，只要在恭维他。

女人在小处说谎，男人在大处说谎，这世界没有谎言也会维持不下去。女人说谎只为一点点小利，男人说谎会把你什么东西都骗去的，只是好男

人还是有，还是需要寻找，找到了就想坐到彼此身边占一个永久的位子，有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男人认为最初那位子总是好的，女人认为好位子才是好的，于是就有了很多很多男欢女爱的悲剧，就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爱的纠葛，还有掺了污秽杂物的骚扰，虚情假意，真情实感，辨别起来实在耗人。

扎扎实实的浪漫是 扎扎实实的成熟

岁月已慢慢流过，很小的时候我就没有什么“白马王子”的梦，只有五彩迷离的憧憬。

憧憬中，幻想都已渐渐远去，像晒透了夏之阳光的秋叶，



在柏油路面上空旷地翻滚，而那扎扎实实的浪漫便会产生，扎扎实实的浪漫是扎扎实实的成熟，是扎扎实实的心态的自由和舒展，是没有良心负担的行动，于是在爱的废墟上站起了一个人，一个你久已渴望的人，他粉碎了你任何“独身”的神话，携你走进一段平平常常的生活，给你一个安安稳稳的支点，使你纷乱的心灵安宁下来，你把他视为“上帝”。

你开始挣扎，与爱挣扎。

你开始回味自己的伤痕，开始感恩戴德，最后又发现什么都不必，他就是他，你就是你。你吸引了他，他吸引了你，你吸引他的是你自己独特的自立，他吸引你的是他的全部，包括他的美，男人总不可太俗，应该像一件质地不错的外套，看着舒适穿着也应该舒适。

我和桥的结合应该说有点太晚，也应该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的结合，早他还是个有妻之夫，晚或许我已另择他乡，起点并不高，普普通通一份感觉最后升华到沸点。家是一支高于嗓门唱到顶点的曲子，调起高了唱不上去，太低了也唱不出来，不高不低中就蕴含了一份缘份，我把这缘份看作

绝望中的爱。也有人说我们是“老夫少妻”，其实老也没多老，少也没多少，于我于他只不过是心灵的默契，更何况先生比妻子大一些心理会更成熟，找一个心灵不成熟的男人很累，工作累，生活累，人际关系累，最后累到浑不讲理，累到啰哩啰嗦全没了丁点的女人味，那世界可热闹了——像女人的女人越来越少，像男人的男人也越来越少。

我曾这样取笑我的先生：“要有一天我先死了，你会不会再找？”

他听了半晌无语。

桥问我：“你为什么要死呢？”对，不过你身体确实不好。”说完他赶快塞给我一块补药，像我真要死了似的。

还有一次，我去广东。他目睹我步入候机厅，那表情就像我要遇“空难”，心之悸动，令人难过。结婚时，我送他一首篡改的诗：“多少人爱你年轻欢乐的时辰/爱慕你的英俊或者是才华/她们也许是真心或者是假意/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脸上痛苦的皱纹……”贴在墙上，足够我那爱美炫耀的先生得意很久。他就是这样，要是我真把他写到广告

牌上，他也会高兴万分。我会写：“现有摄影师兼电视导演的殷桥芳先生可供出租，每日肉一盘，啤酒两瓶，风度绝佳，任何场合他都能胜任您最佳伴侣”——他就会问：“上床呢？”我便虎了脸，“上床是不行的，别的嘛马马虎虎。”他便说：“除了啤酒两瓶，你应该写上偶尔也需要喝‘二锅头’还有花生米。”真的，自尊心太强的男人受不了这种玩笑。我和桥之间很少正正经经地谈事情，我觉得我坐到了一个挺舒服的位子上，他也说，他并不认为最早占到的位子为最好，不过我们都认为，爱是一种信念。

爱是信念，爱是历史

今天过去了的，明天不会再有。古人云：“生得相亲，死亦无恨”；现在云：“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曾经拥有失落，曾经拥有爱情，曾经有的一切，有了便知足了，像回忆那一个拣不回的梦。

我走在长安街上的时候，总想这辈子的生命之路如那长街长灯长的车龙流水该多好，然而不能。

然而不能。

坎坷太多，苦果太多，只幸亏有了桥。他会在我冲过马路时提醒我要走那些画了横杠的人行道。他真诚，也不想再别有所爱，我靠在他的臂弯里，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时，真想不出我还能把他出租？然而，他只要妨碍我，我就又想把他出租，天底下也许找不出我这种妻子，以己为重，我也十分惭愧。

我依旧“宠”他。

知道不能“地久天长”，何必不珍惜“今日之拥有”？无论友谊，无论爱情。